

再谈现代汉语异形词的整理和规范研究

李志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 语言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发布至今已有20年了,继续开展异形词的整理和规范研究十分必要。建议把异形词规范执行中的强制性原则调整为引导性原则,进一步明确异形词的定义和规范对象,并对普通话书面语中1000多组异形词逐一提出推荐使用的意见。建议国家语委再次成立由各方人员组成的异形词研究课题组,对异形词的规范处理进行协调统一,并首先在语文辞书中推行使用。

关键词:异形词;《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现代汉语词典》

中图分类号:H1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1)06-0001-07

现代汉语的异形词规范是语言文字规范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异形词概念的提出,到异形词规范原则和方法的确定,再到将1000多组异形词具体落实到现代汉语辞书中去,最后由国家语委成立课题组来系统地整理并规范异形词,直至正式推出《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前后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

一、异形词整理和规范研究的历程

1962年,殷焕先生谈及“形异而音同”的词语书面形式,并提出了规范词语书写形式的原则^[1]。后来陆续有学者写出文章,分别就异形词的名称、规范对象、规范原则以及操作方法等进行研讨^[2-10]。随着研讨的不断深入,学界的意见渐趋一致,这就为异形词的规范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名称上,曾有“异体词”“异形词”“异写词”“多形词”等不同说法,最后“异形词”为学界普遍接受。

至于规范对象,仅限于现代汉语层面。因为古代汉语、近代汉语中没有异形词的概念,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规范古人。在现代汉语层面内,也只有同音同义、并存并用而写法不同的词语才属于异形词。例如“直截(jié)了当”和“直接(jiē)了当”的意义相同而读音不同,不是一组异形词;“一般”和“一斑”的读音相同而意义不

同,也不是一组异形词。

1999年,异形词整理规范课题在国家语委正式立项。课题组在“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区别对待,分批整理”方针的指导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对较常使用的338组异形词提出了规范意见。2001年12月19日,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了《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GF 1001—2001),规定从2002年3月31日起试行。

《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以下简称《整理表》)的研制遵循了三个原则,即通用性原则、理据性原则和系统性原则^[11]。通用性原则指一组异形词中,首先要依据其在语言生活中的通行度。遵从社会使用的一般习惯,将通行度高的一个确定为推荐词形,其他的为非推荐词形。衡量通行度的高低,以基于大量语料的词频统计为准。理据性原则指一组异形词中,如果彼此的通行度差别不大,就要考虑词语产生发展的理据因素,将理据性强的一个确定为推荐词形,其他的为非推荐词形。系统性原则指一组异形词中,如果其通行度、理据性均差别不大,就要考虑词语规范的系统性(同一语素,在不同词语中应采取同一种写法),将系统性强的一个确定为推荐词形,其他的为非推荐词形。

《整理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制定的第一个现代汉语词汇规范,它广泛收集资料,通过计算机系统进行分析,明确了异形词的定义、范

收稿日期:2021-06-02

作者简介:李志江(1948—),男,河北涉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编审。

围,确立了规范的三个原则,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方法上有所创新,是词汇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整理表》的发布在学界和社会上引起了轰动。在以后的一两年时间里,学界关于异形词的讨论出现了一个高潮,不同的观点相互碰撞,异形词的规范问题成为汉语词汇研究的热点。归纳起来,讨论的焦点问题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对《整理表》研制的通用性、理据性、系统性原则普遍赞同,但对三个原则的优先顺序见解不一。

课题组和一部分学者认为通用性优先,应以词频高的为推荐词形;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理据性优先,应以理据性强的为推荐词形,如果理据性不相上下,再看词频高低。例如“毕恭毕敬—必恭必敬”,根据课题组提供的数据,“毕恭毕敬”的词频为24,“必恭必敬”的词频为0。课题组认为,“从源头来看,‘必恭必敬’出现较早,但此成语在流传过程中意义发生了变化,由‘必定恭敬’演变为‘十分恭敬’,理据也有了不同。从目前的使用频率看,‘毕恭毕敬’通用性强,故以‘毕恭毕敬’为推荐词形。”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必恭必敬”源于《诗经·小雅·小弁》:“维桑与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必”是“一定”的意思,最早用例不晚于唐代(李白《赵公西候新亭颂》:“赵公之宇,千载有睹,必恭必敬,爰游爰处。”)。“毕恭毕敬”的“毕”是“竭尽;完全”的意思,在古籍中鲜有用例。虽然“毕”的语义与整个成语的语义取得一致,构成了新的理据,但两相比较,恐怕还是尊重源头为好。轻易地放弃一个有出典,已经使用了1300多年的写法,岂不可惜。更何况要给“毕恭毕敬”作注,一定绕不开“必恭必敬”,仍然要回到《诗经·小雅·小弁》上去,不如以“必恭必敬”为推荐词形。

第二,认为《整理表》在执行中发生了偏差,即把推荐性意见当作刚性要求,规定教育、出版、影视等领域必须使用推荐词形,非推荐词形则不能使用,这就过于机械甚至严苛了。

例如“宏愿—弘愿”,只能写作“宏愿”而不能写作“弘愿”,如果出版物中出现“弘愿”字样,就认定为差错。这种做法,可以形象地称为“留一个,舍一个”。一些学者对此持保留意见,认为这样处理固然有促进社会用词一致的一面,

却不可避免地给汉语词汇的丰富性、多样性带来负面影响。像“勾连—勾联、愤愤—忿忿、那么—那末、毋庸—无庸、押韵—压韵、月食—月蚀”等等,前后的两种写法都有理据,也都常见,选取哪一种写法也许有个人习惯的因素,硬性规定其中的一种或两种不能继续使用是不妥的。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词汇发展的历史,限制了个人选用异形词的自主权,客观上增加了记忆负担,而且也与大陆以外华语社区的异形词写法拉开了距离。

第三,《整理表》的附录列出了44组含有非规范字的异形词,例如“胡同—衚衕”“憔悴—顛顛”。有些学者认为没有必要,因为非规范字即不允许使用的异体字或已经简化的繁体字,含有非规范字的异形词自然就在淘汰之列,不言自明。

第四,2003年8月,《264组异形词整理表》(草案)由中国版协校对研究委员会、中国语文报刊协会、国家语委异形词研究课题组、《咬文嚼字》编委会联合发表。这个草案据说就是原来准备推出的《第二批异形词整理表》,其中存在着几个问题。

1. 有的不是异形词而被误认为是异形词。例如:

(1) 混沌—浑沌

“混沌”一词读作 hùndùn,指传说中宇宙形成以前模糊一团的景象,也用来形容糊里糊涂、无知无识的样子。这个词义还有写作“浑沌”的,但“浑沌”读作 hūntún(见《汉语大词典》第5卷1520页),所以,“混沌—浑沌”二者并不构成异形词。

(2) 模棱两可—摸棱两可

“模棱两可”的意思是“态度、意见等含糊含糊,这么做、那么做都行”。“模棱”在古代也有写作“摸棱”(mó léng)的,在现代汉语中罕见,而且普通话“模、摸”读音不同,所以没有必要把“摸棱两可”列为“模棱两可”的异形词。

(3) 霎时—刹时

“霎时”读作 shàshí,意思是“极短的时间”。“刹时”的意思与“刹那”相同,也是“极短的时间”,但是读作 chàshí(见《汉语大词典》第2卷672页)。二者读音不同,“霎时—刹时”也不是一组异形词。

2. 有的异形词还是应该强调理据性优先。

例如:

在“暗渡陈仓—暗度陈仓”这组异形词中,《264组异形词整理表》(草案)依据通用性优先的原则,推荐使用“暗渡陈仓”。其中用“渡”而不用“度”,与出典不合。“度”的意思是“度过”,既可度过时间(如“欢度春节”),又可度过空间(如“关山度若飞”);“渡”是“度”的后起字,意思专指“从水面上过去”(如“渡河、渡轮”)。陈仓是地名,是一条古道,公元前206年,刘邦攻下咸阳,被项羽封为汉王,带着人马到南郑去,途中烧毁了栈道。不久绕道北上,在陈仓(今陕西宝鸡东)打败秦将章邯的军队,回到咸阳(见于《史记·高祖本纪》)。由此可见,把“暗度陈仓”定为推荐词形才更合理。

当年参与异形词规范讨论的既有专家学者,也有教师、编辑,还有普通群众,大家畅所欲言,但是没有什么具体结果。值得肯定的是,虽然认识上的分歧依然存在,但各方均有一点共识,那就是:《整理表》是国家规范,尽管存在着个别不足之处,但仍要认真执行。

二、《现代汉语词典》收录的异形词和执行《整理表》的变通处理

《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是一部以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为宗旨的中大型语文词典,它从1956年开编起始就重视异形词(没有使用专门术语,只是称为“不同写法的多字条目”)的规范问题,在体例上也分层次做出不同的处理^[12-13]。1978年正式出版以后,在历次修订中不断整理、研究,并根据语言使用的实际情况有所补充和调整,因此对读者学习、掌握和使用异形词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据初步统计,目前,《现汉》第7版共收录异形词1020组左右。其中《整理表》中的338组,除了个别有所调整之外,都按照要求执行,非推荐词形(理解为不允许使用词形)置于推荐词形后面的圆括弧内。非推荐词形中,首字相同的不再出条,首字不同的出条,体例上采用“见××页【○○】”的形式。例如:

【按语】(案语) ànyǔ ㊦ 作者、编者对有关文章、词句所做的说明、提示或考证。

【案语】 ànyǔ 见10页【按语】。
从第6版开始,《现汉》对《整理表》中的个

别异形词做了变通处理。例如:

(1) 红彤彤—红通通

《整理表》中有“红彤彤—红通通”一组,“红彤彤”为推荐词形,“红通通”为非推荐词形。“彤”读 tóng,“通”读 tōng,“红彤彤”在口语中也读 hóngtōngtōng,这才与“红通通”读音相同。二者都是“形容很红”,但适用场合不完全一致,“红通通”在有的场合还强调“红得通透”。它们在语音、语义上相似度很高,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异形词,所以《现汉》把它们改为近义词处理。

【红彤彤】 hóngtōngtōng (口语中也读 hóngtōngtōng) (~ 的) ㊦ 状态词。形容很红: ~ 的晚霞 | ~ 的朱漆大门。

【红通通】 hóngtōngtōng (~ 的) ㊦ 状态词。形容很红,红得通透: 炉算子被炭火烧得 ~ 的 | 小脸儿冻得 ~ 的。

(2) 标志—标识

《整理表》中有“标志—标识”一组,“标志”为推荐词形,“标识”为非推荐词形。可是《整理表》发布以后,“标识”的写法依然热度不减,人们似乎乐于接受它,甚至不读 biāozhì 而改读 biāoshí 了,成为一个新词。鉴于这种情况,《现汉》将“标志”和“标识”做了分化处理:当读作 biāozhì 时,要写作“标志”,不能写作“标识”;当写作“标识”时,要读作 biāoshí,不能读作 biāozhì。

【标志】(标识) biāozhì ① ㊦ 表明特征的记号或事物: 地图上有各种形式的 ~ | 这篇作品是作者在创作上日趋成熟的 ~。② ㊦ 表明某种特征: 这条生产线的建成投产, ~ 着工厂的生产能力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标识”另见84页 biāoshí。

【标识】 biāoshí ① ㊦ 标示识别: 秘密等级是 ~ 公文保密程度的标志。② ㊦ 用来识别的记号: 商标 ~ | 发文机关 ~。

另见85页 biāozhì【标志】。

从第6版开始,《现汉》还对《整理表》之外的异形词做了一些调整。例如:

(1) 榴槌—榴莲

“榴槌”是著名的热带水果之一,原产马来西亚、菲律宾一带。过去国内一直写作“榴莲”。

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朋友告诉我们,这种植物和水果,当地是写作“榴梿”的,它是木本植物,所以“梿”与“榴”的偏旁均为木字旁,将“梿”写成莲花的“莲”,理据不充分。《现汉》将“榴梿—榴莲”这组异形词的主副条做了调整,以“榴梿”为推荐词形。

【榴梿】liúlián 名 ①常绿乔木,叶子长椭圆形。果实球形,表面有很多硬刺,果肉白色,可以吃。原产马来群岛。②这种植物的果实。||也作榴莲。

【榴莲】liúlián 同“榴梿”。

需要指出的是,《现汉》与《整理表》对异形词的处理方法不同。《整理表》在执行上要求使用推荐词形,不许使用非推荐词形,规范带有强制性;《现汉》以主副条的形式倡导使用推荐词形,但也不反对使用非推荐词形,规范是引导性的。写作“榴梿”是“名从主人”,但“莲”字比“梿”字常见,写作“榴莲”亦无不可。

(2) 执著—执著

“执著”的“著”,过去有 zhù、zhuó、zhāo、zháo、zhe 五个读音,其中后四个读音都有一个对应的俗字“着”。后来这些读音的用字发生了分化,只有 zhù 还写作“著”(如“编著、著作”),另外四个音都写作“着”(如“着陆、高着儿、着火、走着”)。只有最早见于南朝齐《百喻经》的“执著”一词例外,读为 zhízhuó,其写法不变。《现汉》将“执著—执着”作为一组异形词处理,过去曾以“执著”为推荐词形。近几十年来,“执着”的写法逐渐占了上风,于是把二者的推荐顺序做了调整^[14]。

【执着】zhízhuó 形 原为佛教用语,指对某一事物坚持不放,不能超脱。后来指固执或拘泥,也指坚持不懈:性情古板~|不要~于生活琐事|~地献身于祖国的教育事业。也作执著。

【执著】zhízhuó 同“执着”。

也是从第6版开始,《现汉》对原来处理为异形词而现在语义或用法有了新变化的,根据不同情况做了分化处理或做出说明。例如:

(1) 漂浮—飘浮

第5版:

【漂浮】piāofú ①动 漂①:水上~着几只小船◇离开了幼儿园,孩子们的笑

容总是~在我的脑海里。②形 比喻工作、学习等不踏实,不深入:作风~。||也作飘浮。

【飘浮】piāofú ①动 飘①。②同“漂浮”。

第6版:

【漂浮】piāofú ①动 漂①:水上~着几只小船◇离开了幼儿园,孩子们的笑容总是~在我的脑海里。②形 形容工作、学习等不踏实,不深入:作风~。也作飘浮。

【飘浮】piāofú ①动 飘①:天上~着朵朵白云。②同“漂浮”②。

“漂浮”和“飘浮”的义项①有着较明确的分工。只有在义项②上,二者才构成异形关系。

(2) 篷车—棚车

第5版:

【篷车】péngchē 名 ①有顶的货车。②旧时带篷的马车。||也作棚车。

【棚车】péngchē 同“篷车”。

第6版:

【篷车】péngchē 名 带篷的马车或汽车。

【棚车】péngchē 名 有顶的铁路货车。

“篷车”和“棚车”的意义有了较明确的分工。二者不再是异形词,而成为同音词。

(3) 旋涡—漩涡

第5版:

【旋涡】xuánwō 名 ①(~儿)流体旋转时形成的螺旋形。②比喻牵累人的事情:陷入爱情的~。||也作漩涡。

【漩涡】xuánwō 同“旋涡”。

第6版:

【旋涡】xuánwō 名 ①(~儿)气体、液体旋转时形成的螺旋形。【注意】用于液体时一般作“漩涡”。②比喻牵累人的事情:陷入爱情的~。||也作漩涡。

【漩涡】xuánwō 同“旋涡”。

“旋涡”和“漩涡”在义项①的用法上有了较明确的分工。

另外,第6版修订时,《现汉》对原来未当成

异形词而应做异形词处理的,以及新出现的异形词做了增补。例如:

(1) 汽缸—气缸

【汽缸】qìgāng 〔名〕内燃机或蒸汽机中装有活塞的部分,呈圆筒形。用于内燃机的,现多写作气缸。

【气缸】qìgāng 〔名〕见 1028 页〔汽缸〕。

(2) 闺密—闺蜜

【闺蜜】guīmì 〔名〕闺中密友,是女性对亲密女友的称呼。现多作闺蜜。

【闺蜜】guīmì 同“闺蜜”。

三、关于继续开展异形词的整理和规范研究的建议

最近十几年,学界关于异形词的讨论比较少见,理论研究似乎处于相对停顿的状态。

2015年7月,原异形词研究课题组编辑的《异形词规范讨论集》在华语教学出版社出版。编辑这本论文集的目的,在于将整理、规范异形词的一些经验和成果汇集起来,以供进一步整理、规范异形词时借鉴参考。研究课题组负责人李行健先生在“前言”中呼吁“异形词整理应该继续”^[15],我们是非常赞成的。

《整理表》发布至今已有20年,目前仍处于试行阶段。已经规范的338组异形词,数量约占全部异形词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以后再没有发布第二批、第三批等等。尽管课题组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尽管《整理表》已经在语言文字规范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异形词的整理工作至今尚未结束,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将规范研究继续下去是非常必要的。

不仅是早已存在的异形词需要规范,新近出现的异形词也需密切关注。

例如“本帮菜—本邦菜”是不是一组异形词?烹饪业习惯于写“本帮菜”,因为这里的“帮”指“帮口;帮派;行帮”,“本邦菜”也许是根据“本帮菜”的“本地菜系”义而望文生义产生的误写,二者不宜认定为异形关系。再如“干吗—干嘛”(干什么),从社会认知和使用的角度,它们的意思一样,应该是一组异形词;但如果是,那么二者的语音就应该完全一致,也就是说,有

的现代汉语辞书中,“嘛”的读音不仅要有 ma (轻声),还要增加 má (二声)。又如“下画线—下划线”是词频很高的一组异形词,虽然“下划线”的写法出现得早,但仍然应该依照语义的系统性,以“下画线”为推荐词形。新生的异形词如果不及时规范,一旦使用时出现偏差,纠正起来就困难了。

2013年6月发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对一些异体字做了调整,有的调整涉及异形词的规范。例如《整理表》规定“趟地、趟浑水、趟水、撅嘴”为推荐词形,“蹚地、蹚浑水、蹚水、噉嘴”为非推荐词形,而《通用规范汉字表》规定“蹚地、蹚浑水、蹚水、噉嘴”才是规范的写法。那么《整理表》就需要适时跟进,否则可能会给社会使用造成混乱。

我们认为,如果继续研究异形词问题,进而对现有的异形词规范进行修订、完善,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应该把规范执行中的强制性调整为引导性,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异形词在语言文字中长期并存并用,不同的写法各有其来源,都有相当数量的使用者,它的规范只能通过从众择优的路径。《整理表》当初就明确指出:“本规范是推荐性试行规范。”推荐性规范就是不做硬性规定的规范,所以异形词的词形应该只有推荐和非推荐之分,没有只许这样写,不能那样写的要求。在图书、期刊、报纸和其他媒体中,采用推荐词形或非推荐词形都应该是可以的;在出版系统的编校质量检查中,无论何种写法,只要书写正确,前后一致,应该一律不计差错。

如果能够取得这样的共识,则更能体现语言文字规范的柔性原则。即便是理据性、通用性偏弱的写法,也不进行人工干预,而允许其自行逐渐退出社会使用;理据性、通用性相差无几的写法,则允许其继续作为人们自主择用的选项。制定语言文字规范,须要具有更为宽阔的视野,不仅从大陆(内地)的使用情况出发,也要适当考虑其他华语社区的使用情况,能够兼容并蓄最好,不要单纯为了规范而无谓地拉开距离。在词汇发展的历史长河里,异形词的使用,有些可能优胜劣汰,有些可能共存共荣,有的甚至可能出现“逆转”的情况,还有的可能因为语音、语义变化而不再符合异形词标准。鉴于以上情况,将异形词规范定位于引导性规范才是正确

的,强制地规定孰可孰不可就违反了科学原则。

第二,要进一步明确异形词的定义和规范对象。将那些不符合异形词定义和不属于规范对象的排除在外。

例如“直截了当—直捷了当—直接了当”一组中,要删去“直接了当”,因为“直接”读 zhíjiē,与“直截、直捷”的读音 zhíjié 不同。

再如“红彤彤—红通通”“混沌—浑沌”“霎时—刹时”“模棱两可—摸棱两可”等都不要再看作为异形词,原因上文已述。

异形词整理应该根据汉语的特点,多从字(语素)的层面入手。能在字(语素)的层面解决的,不在词的层面解决;能在词的层面解决的,不在短语的层面解决。例如“账本—帐本”一组,如果在“帐”字的注释中已经列出“旧同‘账’”的义项,那么就可看作这个问题解决了,而且“账簿—帐簿、账册—帐册、账单—帐单、账房—帐房、账号—帐号、账户—帐户、账面—帐面、账目—帐目、账务—帐物”等一系列问题都随之解决了。总之,要适当控制异形词的规范数量,并不是越多越好。

第三,需要对普通话书面语中 1000 多组的异形词逐一提出推荐意见。即把《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264 组异形词整理表》(草案)和《现代汉语词典》等辞书所列异形词加以整合梳理,经过研究权衡,推出一个相对完整的《异形词整理表》。只要我们推荐得有理有据,贴近语言实际,就会在引导规范上发挥很好的作用。

建议国家语委再次成立“异形词研究课题组”。课题组可以由以下几方面的人员组成:词汇学、语义学的理论研究者,语文辞书、科技辞书的编写者,图书、期刊、报纸、网络等媒体的编辑人员。课题研究成果的主要呈现形式即为比较完整、系统、科学,因而更易于执行、推广的《异形词整理表》。

课题研究过程中,不妨建立一个由中国辞书学会出面组织的,由各主要语文辞书、科技辞书的编写者、出版者参与的异形词处理协调机制。辞书,特别是语文辞书,是语言文字规范最普及的载体和最广泛的传播方式。在辞书内部,通过恰当的体例,系统科学地呈现字与字之间、字与词之间、字词内各义项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广

大读者正确全面地学习、掌握和运用。对于异形词,如果没有不许出现哪种写法的硬性要求,而只是推荐哪一种写法更好,相信来自各个方面的意见比较容易达成一致。即便不尽一致,也无碍大局。如果能将形成共识的异形词先行在语文辞书中推行,广泛听取意见,接受社会检验,起到“试水”和“探路”的作用,也就为日后规范文件的制定和发布打下了扎实的基础。2008 年和 2009 年,国家语委曾经在北京组织过关于辞书用字、读音的协调会议,后来中国辞书学会编辑出版专业委员会也举办过类似的学术研讨会,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希望这样的协调和研讨能够持续地开展下去。

参考文献:

- [1] 殷焕先. 谈词语书面形式的规范[J]. 中国语文, 1962(6).
- [2] 傅永和. 关于异形词的规范问题[J]. 文字改革, 1985(1).
- [3] 高更生. 谈异体词整理[J]. 中国语文, 1996(1).
- [4] 侯敏. 异体词的规范问题[J]. 语文建设, 1992(3).
- [5] 刘永耕. 关于异体词的几个问题[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4).
- [6] 苏宝荣. 关于异形词整理和规范的理论思考[J]. 辞书研究, 2002(4).
- [7] 苏新春. 再论异形词规范的俗成性原则[J]. 语言文字应用, 2002(2).
- [8] 余志鸿. 异形词定义的学术思考[J]. 汉语学习, 2004(3).
- [9] 长召其, 张志毅. 异形词的规范[J]. 语文建设, 1998(4).
- [10] 周荐. 异形词的性质、特点和类别[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3(5).
- [11] 李行健. 我们是怎样整理异形词的[J]. 编辑学刊, 2002(1).
- [12] 李志江. 《现代汉语词典》异形词处理的层次[J]. 辞书研究, 2002(6).
- [13] 张万起.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对异形词的处理[J]. 辞书研究, 1998(2).
- [14] 晁继周. 说“执着”[J]. 辞书研究, 2013(2).
- [15] 李行健. 前言·关于异形词的整理、研究和规范[C]//原异形词研究课题组. 异形词规范讨论集. 北京: 华语教育出版社, 2015.

Restudy on the Arrangement and Standardization of Word Variants in Modern Chinese

LI Zhijiang

(Language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It has been 20 years since *The First Series of Standardized Forms of Word Variants* was published, and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e carrying out the research on the arrangement and standardization of word variant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mandatory norms of standardized forms of word variants should be adjusted to the guiding ones, the defini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bject of word variants should be further clarified, and recommendations should be made for using more than 1000 groups of word variants in Mandarin written language. It is also proposed that the State Language Commission should reset up a group composed of different parties for the study of word variants, coordinate and unify the standardized forms of word variants, and first implement them in Chinese dictionaries.

Key words: word variant; *The First Series of Standardized Forms of Word Variants*;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责任编辑 梅 孜)

版权声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国家有关法律规
定,本刊作如下声明:

1. 作者向本刊投稿,即意味着将作品的发表权、删改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数字化汇
编权、数字化复制权、数字化制品形式(包括光盘、互联网出版物)出版发行权等权利授
予本刊,并视同许可本刊官方新媒体免费转载以及与有关数据库的合作(本刊不再另
行支付费用)。如不同意以上授权,请在投稿时说明。

2. 本刊载刊的全部编辑内容归《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所有,非
经书面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转载、摘编、刊印或以其他方式使用在本刊发表的
文章等。如有违反,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的权利。

3. 本刊版面、栏目等受著作权法保护,对复制、仿制、假冒者将追究法律责任。

4. 已在本刊发表的作品,本刊有免费结集出版精华本、合订本,以及相关电子产
品的权利,有特别声明者除外。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